國朝漢學師承記

江永
愼修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甘泉江　藩

江永

江永字愼修婺源人少就外傅爲世俗學一日見明邱濬大學衍義補引周禮求之有書家得寫本周禮白文朝夕諷誦閉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通經藝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二十四補廩膳生六十二爲歲貢生永好學深思長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深於禮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黃榦纂續缺漏浸多乃爲之廣摭博討從吉凶軍賓嘉五禮之次名曰禮

經綱曰數易稿而後定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恒氣恒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恒氣恒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恒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論鍾律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即後世所謂黃鍾清

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黄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黄鍾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黄鍾之宮爲律本遺意亦聲律自然古今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存則無射曰上宮黄鍾太蔟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既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其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黄鍾大吕太蔟夾鍾姑洗仲吕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此皆合之以管吕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論聲韻曰古韻起於炎才

老而崑山顧氏尤精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爲書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顧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之以屬眞諄而眞以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畫然顧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畫然而顧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以後九韻以侈斂當分爲二猶之眞以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顧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顧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丞之說蓋欲彌縫其缺也易象言

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言人人殊。辨之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辨之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

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三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

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儀禮釋宮增注一卷。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恒氣註。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四書典林四十卷。永。爲人和易近

人處里黨以孝悌仁讓爲先人多化之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勸鄉人輸穀立義倉行之三十年一鄉之人不知有饑饉云嘗一至江西應學使金德瑛之招也一游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也是時三禮館總裁方侍郎苞自負其學見永館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數事爲問從容答之苞負氣不服永哂之而已荆溪吳編修紱深於三禮質以周官疑義永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之作也後數年程吳二君皆没永家居寂然值

純皇帝崇奬實學

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有人薦永者永力辭之當

朝廷開三禮義疏館。纂修諸臣。聞有禮經綱目一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沒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刑部尚書秦文恭公蕙田請於
朝。命督臣取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採擇。蓋戴編修震在京師。文恭公延之修五禮通考。戴君觭有永書。以推步法解全篇載入觀象授時一類。所以文恭知永為學者。而有是請也。考永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為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婺源所著鄉黨圖考。四書典林。帖括之士。竊其唾餘。取高第。擬巍科者。數百人。而永以明經終老於家。豈傳所

金榜 輔之 蕊中 檠齋

謂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歟

金榜

金榜字輔之一字蘂中又字檠齋歙縣人江愼修之高弟子少有過人之資與休寧戴編修震相親善承師友之訓所以學有根柢言無枝葉也乾隆乙酉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在

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散館後卽乞假歸徜徉林下杜門著書自娛專治三禮以高密爲宗不敢輕以後人之說可謂謹守繩墨之儒矣戴君東原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一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

以釋之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八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十八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為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步卒七

十二人亦十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小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嘗上可任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

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共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數合。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襍引管子釋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惑也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合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

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兵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

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無年公旬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法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諸人以爲乃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竄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

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據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爲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布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合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

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貰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取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買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托泉府以行其奸爰據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

此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

烝嘗秬鬯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與楚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者於
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
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
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
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嚳
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
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冬

至祈昊天國語謂之祀[illegible]遍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圜丘之祀遍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孝經言冬日至於圜丘奏之是蒼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

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旣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甞

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禰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祫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illegible]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祫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

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祫祭惟七尸則祫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祫禘郊禘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

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於天則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太遠於事情乎鄭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釋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蓋詩

表[illegible]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嚳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此其說之尤著者其論三江世儒多是之獨王光祿西沚與藩不以爲然

戴震
愼修
東原

老年得髀痛疾臥牀著脚手定禮箋十卷未幾卒

戴震

戴震字愼修一字東原休寧人祖寧仁父弁皆不仕君生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讀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惡其煩乃取許氏說文解字令

檢閱之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隨父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自邵武歸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恂一見奇之時江君愼修來歙見君目爲儒者一日擧歷算中數事曰吾積疑十有餘年而未剖析者君爲之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君驚喜曰今之定九也年二十八補縣學生家屢空而學日進著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圜記流傳浙東西天台齊侍郎召南讀其書恨不識其人江南惠定宇沈冠雲二徵君皆引爲忘年交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於鄉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幾不能供饘粥獲交於錢少詹大昕稱爲

文肅延先生教子在壬午前此有誤蓮之說所作至當元見於落第一懷輕易不附韓大臨記

天下奇才秦文恭公纂五禮通考求精於推步者少詹舉君名文恭延之纂觀象授時一類後高郵王文肅公安國請君至家塾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河間紀庶子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蘭泉先生大興朱笥河先生皆與之定交從此海內知東原氏矣試禮部不第後朱方伯珪招之游晉修汾州府志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三十九年乙未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五月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訓義鉤棘難通之文一

再讀之渙然冰釋其學長於考辨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解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曾論之

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
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極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
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
在正北極之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
之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爲
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
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
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
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
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

擬黃道極也失其傳也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疎漏如釋言桄充也六經無桄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桄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謬而義不殊也釋言庥廕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

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証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多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君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縣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已流徙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至君始釐正之今

武英殿所刊即用其校本海内始復見此書之眞面目
嘗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
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誦堯典至乃
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
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
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
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
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
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晉太史

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槩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職古今之眞僞辨箋解之得失。決留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文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創立翻語。厥後考經論獄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

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謬也又訓學者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强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去私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憯不畏明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

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分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

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達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恥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於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其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

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勾股割圜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儀禮正誤一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四卷九章補圖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水地記一卷戴氏水經注四十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文集十卷皆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君沒後十餘年

高廟校刊石經一日

命小瑞持君所校水經注問

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

程瑤田 易田 易疇
汪龍 蟄泉
王念孫 懷祖
王引之 伯申

上歎惜久之時人皆謂君君不死必充纂修官嗟乎君以庶吉士得邀特達之知亦可謂稽古之榮矣同時學者郡人鄭牧方矩程瑤田汪龍鄭方二人事蹟不得其詳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人乾隆庚寅舉人太倉州校官著有通藝錄行於世汪龍字蟄泉乾隆丙午舉人著有毛詩申成毛詩異義皆未刊行親受業者高郵王念孫字懷祖乾隆乙未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官至直隸永定河道精於訓詁著有廣雅疏證十卷子引之字伯申嘉慶己未姚文田榜以第三人及第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

段玉裁
若膺
懋堂

龔麗正
闇齋

能世其學段大令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講求古義深於小學著書滿家刊行者惟詩經小學錄四卷說文解字注　卷盧學士文弨紀相國昀邵學士晉涵任侍御大椿洪谷人榜汪孝廉元亮皆同志之友而問學焉孔檢討廣森則姻婭而執弟子之禮者也懋堂大令之婿曰龔麗正號闇齋仁和人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嘉慶丙辰進士今官禮部祠祭司郎中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五

盧文弨 號弓 磯漁 檠齋 弓父 抱經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甘泉江　藩纂

盧文弨

盧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應博學宏詞科不第母馮馮景山公之女也文弨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爲事既稟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論已知學之所向矣長爲桑調元敉甫壻師事之於是學有本原不爲異說所惑初名嗣宗爲錢塘縣學生員繼由餘姚祖籍改今名援例入監乾隆戊午

中式順天舉人。壬戌考授內閣中書。壬申
恩科秦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丁丑、
命尚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
士。充乙酉廣東正考官。旋
命提督湖廣學政。戊子、以學政言事不合例。部議左遷。
明年、乞假養親。歸。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
州龍城書院。年七十有九。紹弓官京師。與東原交善。始
潛心漢學。精於讎校。歸田後。二十餘年。勤事丹鉛。垂老
不衰。所校之書。大戴禮記、左傳、經典釋文、逸周書、孟子
音義、荀子、方言、釋名、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

呂氏春秋、韓詩外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易禮注疏、呂氏讀詩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脫漏者、薈萃一書、名曰羣書拾補、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及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刋行於世、

紀昀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年自號石雲、獻縣人也、世爲河間著姓、祖天申有善行、父容舒官姚安太守、河間爲九河故道、天雨則窪中汪洋成巨浸、夜有火光、天申夜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火光遂隱、人以爲公乃靈物托生也、少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夜坐暗室內、二目爍爍

掌茶星

補注之文道之通

紀昀

曉嵐

春帆

石雲

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年二十
四乾隆丁卯科解元甲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
修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
京察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命提督福建學政於癸未授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充
日講起居注官擢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以四
品留任晉侍讀學士緣事罣誤發烏魯木齊效力至戍
所時遣戍單丁五年內積至六千人為都統具奏稱得
旨減釋為民辛卯
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

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丙申授侍讀學士充
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
學士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乃
異數也又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
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尚書充
經筵講官戊申
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壬子畿輔水災奏請
截留南漕萬石設十厰賑饑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
充會試正考官轉兵部尚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
亥六月以八旬開秩

上遣官賚
上方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
見戕者。例無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
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絷縛把持。雖使跪拜。可
謂之屈膝賊廷哉。請
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
予旌表。大學士保寧等議奏。如凶手在兩人以上。顯係
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
情形。請
旨定奪。

報可。乙丑正月奉
旨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
十五日卒於位。年八十有二。奉
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
甚爲出力。由翰林洊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
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爲軫惜。加恩賞
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衞十員前往賜奠。
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
卹典。查例具奏。
賜祭葬。

予諡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公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又好為稗官小說而嬾於著書少年間有撰述今藏於家是以世無傳者今錄公所作戴氏考工記圖序一篇以見梗概序曰戴君東原始為考工記作圖也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

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已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尙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者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覈戴君之軓明其當作軌不得與輿人之軓輢二名溷淆今字

書作軒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爲長車廣當相等兩轅之間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鋝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鋝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軫與後横木戴君乃曰輈人言軫間左右名軫之證也加軫與轐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輈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軓與衡而謂軓爲輿下三面材輢式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兔圍轉圍發其意也若輢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輈人爲之殆非也鄭以

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巳倨巳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鍰鋝數同。戴君乃曰。鍰之假借字作垸。鋝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尚書大傳作饌。數小大相懸。合爲一。未然也。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旣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六寸。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設其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

故名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間無文鄭以爲與鼓間六等而合舞廣四爲鉦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銑至鉦自鉦至舞斂殺以二准諸句股灋銑間八鉦間亦八是爲鍾長十六舞者其上覆脩六廣四蓋鍾羨之度不當在鍾長之數玉案以承棗㮚莫詳其制戴君引棜禁及漢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夗蟺之蟺轉掉也蜎搖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他若因嘉量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天體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辯天子諸侯之宮

翁方綱
覃溪

三朝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喜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畧又於輈人龍旂鳥旟之屬梓人筍虡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歸以待後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執舊聞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以餉之序首同時翁君覃谿著亦爲漢學收藏金石碑版文字著有經義考補兩漢金石文字記行於世翁君名方綱

邵晉涵 与桐 二雲

大興人。乾隆丁卯科舉人。壬申

恩科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因老疾。以學士歸田。

邵晉涵

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也。祖向榮。康熙壬辰進

士。父佳鈗。增廣生。君生而羸異。少多疾。左目微眚。然讀

書十行並下。終身不忘。乾隆乙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

典試者。錢先生竹汀也。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

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

詔修四庫全書。金壇首以君名入告。

召赴闕下。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後
御試翰詹。名列二等。遷右中允。洊官至侍講學士。兼
文淵閣直閣事。於書無所不讀。而非法之書。不陳於側。
嘗謂爾雅乃六藝之津梁。而邢疏淺陋。乃別爲正義。兼
采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家之注。有未詳者。摭他書補
之。今之學者。皆舍邢而宗邵矣。在四庫館時。永樂大典
載有薛居正五代史。乃會粹編次。其闕者。以冊府元龜
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竹汀先生閒論宋史紀傳南
渡後。不如東都之有法。寧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惝
備。微特事迹不詳。卽褒貶亦失其實。君聞而善之。取熊

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正史不及也君嘗預修

國史館中收貯

先朝史册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册第幾頁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爲神人焉撰述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謚迹錄輶軒日記南江文集皆實事求是爲學者有益之書君在日下教授生徒以自給足不詣權要之門所以迴翔清署二十餘年而官止四品也君少

任大椿
幼植
子田

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君二樹游習聞蕺山南雷之說於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從容談論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

任大椿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為諸生時與同邑侍鷺川朝詩歌唱和藝林稱之乾隆壬午科舉人三十四年己丑二甲第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道監察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子田與東原同舉於鄉於是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著有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沉二十卷子

汪兆麟 文田

汪廷珍 瑟菴

田詩集四卷同時有歸安丁小疋名杰者謂曾著字林考逸一書稿本存于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徧告同人一時傳以爲笑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今其族弟兆麟又采獲一百五十餘條爲考逸補正云兆麟字文田震澤籍諸生薦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又爲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光祿禮堂序以爲確當絕倫也弟子中以經術著者山陽汪廷珍字瑟庵十三經義疏皆能闇誦不遺一字舉經史疑義叩之應答無滯義乾隆丙午科舉人己酉

胡長齡 西庚

洪榜 汝登 初堂

恩科胡長齡榜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長齡字西庚一字印渚通州人博覽羣籍說經以康成爲宗乾隆癸卯舉人己酉

恩科第一人及第今官兵部侍郎

洪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也年十五補邑庠生乾隆乙酉選拔與兄朴同應

召試梁文定公國治時爲安徽學使評其賦曰詞霏玉屑則弟勝於兄文抱風雲則伯優於仲朴授中書而榜未獲焉然以文章見知於文定乃從遊至晉旋中乾隆

戊子科舉人丙申應天津
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卒年三十有五榜少與同郡戴
君東原金君輔之交粹於經學著有明象未成書終於
益卦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其解周易詁訓本兩
漢行文如先秦又明聲均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切
語一卷江氏汞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
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
喉吻舌齒脣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
平生著述甚多皆未卒業有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
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

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畀之火唯新安大好紀麗久已刊行為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誠以孝友著於鄉里生平學問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為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載與彭進士尺木書笥河師見之曰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榜乃上書辨論今行狀不載此書乃東原子中立删之非其意也藩是時在吳下見其書歎曰洪君可謂衞道之儒矣今錄其文於左文曰洪榜頓首笥河先生閣下前者具狀戴先生行

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醜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是淵淵聞道

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是三者仰見
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尚未盡察戴氏所
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
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
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非闢老釋也闢
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
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眞而皆附於程朱之學
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
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卽老釋亦大賢
立身制行卓絕也唯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

寧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謬戾如彼哉況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强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如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卽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

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間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真宰之名不寄於教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爲盛其書本淺狹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說大暢元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既深則又有柳子厚之徒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忽其外而遺其中譬之知石而不知

韞玉彼其不可序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即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也宋熙寧以後此獘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獘而今學

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言性所謂理道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餘而其所以為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可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為慮此其猶存乎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

洪梧
桐生

談深遠者謂之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道學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榜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

召試中書庚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浙

汪萊 孝嬰

李銳 尚之

羅子信 永符

州府知府博古通今兼工詞翰榜同邑有汪萊者字孝嬰落之寄友也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國史天文志議敘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深於經學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人有以疑義問者解辨旁通略無窒礙尤善歷算通中西之術著有衡齋算學刊行於世與元和李尚之銳論開方題解及秦九韶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冠仇終身不相見噫過矣然今之學者大江以南惟顧君千里與孝嬰二人而已烏可多得哉孝嬰之友有歙人羅子信者名永符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

洪瑩 賓華

汪元亮 明之 竹香

遂史工詩古文亦瓌奇之士也洪瑩字賓華甲子舉人己巳恩科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淹通經史五經皆有撰述亦歙人也

汪元亮

汪元亮字明之一字竹香元和人爲諸生時有文譽與同郡余古農師薛香聞師結詩社於城東聯吟餘子不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平生論學則推東原及程君易疇論詩文則推古農師屢上公車不第以教授生徒自給

孔廣森
衆仲 撝約
顨軒

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以孝廉終命也夫少時得狂疾忽已忽作作時不省人事日夕叫罵纏綿幾二十年所有著述於疾作時皆投諸火僅存詩古文而已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孔廣森字衆仲一字撝約又字顨軒曲阜人年十七中乾隆戊子科舉人辛卯成進士官檢討旋丁內艱服闋循官淡於世情陳情歸養忽遭家難爲訟所累扶病奔走江淮河洛間卒卒無歡悰未幾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毀卒卒年三十有五少受經於東原氏爲三禮及公羊春秋之學能作篆隸書人能品尤工駢體文汪明經

中孫觀察星衍亟稱之其序戴氏遺書曰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既遠金虎初開耆學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沴之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獎獄淮南士荀通經皆能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湮昌關是以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屈祀用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祿排仍廢鄭司農之詁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儒炫視易謬難道末士明經原求

青紫但遵甲令粗知帖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
佀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
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
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詁歷黃序而僅
存月朵豐刑遷赤眉而已燼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
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
自兩非議瓜驪山艮無一是是用蕩除假託折衷羣淆
步騶五三目錄四七爲尚書義考未成成堯典一卷又
以要鬪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
破字每毫釆於輮輿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

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云
柢諸西河或云造諸東海然嗣音貽玖何必欲色之音
交扈羅鴛實為陳古之刺為毛鄭詩考正四卷叫為詩
補傳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
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
文彌求冢玄之善斯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
俳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厠經之傳為儀禮正誤一卷
鄭斥學鄉之篇備遺事職字盡星子之敘首列巾車九
經九緯營國有方五溝五涂負水有鄰尋筵既度遂知
洛邑之鄭圭槷未懸孰辨營邱之勢以至肆懸舞佾五

等琮瓚槐里樽空椎成劍洨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眞單于鼎漢之銘何嘗盡僞諶鎰之所畫襍冢聶之所更鑑不有參稽將無競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純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屨色從裳次分於繢繡罔瓊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祫禘嫌王旒璪飾丹雞之祝等威昭焉文質備焉道學迪而儒林衰性理興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般夏圜章焉能考據溯增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爲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

謂理具靈臺則師智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登存略窺語錄便謂知天解斥陽明即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嫌孟氏之未醇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釋鄭君生質之訓詁周雅教本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註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與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闈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膠緇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

十三卷書敘有六最彩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君乃
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假借羊戎之所自啟天子聖
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止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
引墅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
上協詩騷採屬江之新義爲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
於是辨韻之餘留觀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閭以爲娀
臺訪女近窮鬼之遺聲湘水摯芳續榛莽之逸響叔師
訓而未詳辨招附而不可核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
賦注四卷自疇人分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
矩之說八線西來竊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究覘

小儒不知五五之開方輒薄九九之賤技㕧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樹之經未曉保命何能治上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歷考二卷歷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裴秀受詔郎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歷元故鄉論其經緯崑崙今流係其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來遊命曹袞以定儀大予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辦

孔繼涵
葓谷

鄭說勝公羊未必能明千駁移書逸禮難其並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既貫輸耒方賜於五更君上從游錄牒庶多於萬託豈謂陰堂告祲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濤明卷侯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元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說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倘千百載而重興戴氏遺書於十三經其有補悲懷逝者延佇將來廣森深於戴氏之學故能義探其原言則於古也世人徒賞其文詞之工抑亦末矣著有大戴禮記注十三卷儀鄭堂文集二卷繼涵字葓谷乾隆庚辰科

李文藻
南澗
素伯
茝畹

舉人。辛巳成進士。官至戸部郎中。其子廣棫。東原之壻
繼涵深於三禮。校刊微波榭叢書。廣森之叔也。同時有
李南磵者。名文藻。字素伯。一字茝畹。先世自棗强遷益
都。遂爲益都人。文藻天資俊邁。年十三。從父遠遊曹家
亭。作記一篇。仿赤壁賦。見者以爲神童。二十一補邑庠
生。乾隆己卯中式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久之謁選廣
東恩平縣知縣。三年俸滿。擢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卒。
居官有政績。粵人至今稱之。性好博覽。不爲世俗之學。
聚書數萬卷。手自讎校。丹鉛不去手。又好碑版文字。遊
歷所至。學宮寺觀。巖崖石壁。必停驂搜討。有僕劉福者。

鴻翥字志南
吸貢生年五十九卒
治一經業上不問世事
疑義思之累日夜必
而後已
周易觀運尚書義
經精解春秋辨義春
美類儀禮綱目詩經圖
禮記辨義計百卷未刻
歷城副永年家
桂馥未谷

普摧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盡拓之又有一僕忘其名因拓摩崖刻石失足墮崖死文藻哭之慟生平樂道人善表章潛德如濟陽張處士稷若元和惠徵君定宇婺源江君慎修訪其遺書刊行之名曰貸園叢書德州梁鴻翥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痴人文藻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曲阜桂馥字未谷亦深小學乾隆已酉科舉人庚戌成進士選教授保舉知縣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工篆刻世人重其拔擬之文三橋云所著有許氏說文解字義証五十卷札樸十卷近日山左學者以郝君懿行爲巨擘焉懿行字恂

郝懿行 而九 棲霞人
牟廷相
趙曾 北嵐
許鴻磐 漸逵

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著有山海經注乃實事求是之學若近世標竊膚淺者豈可同日而語哉棲霞又有牟廷相字默人覃谿學士爲藩言之後晤萊陽趙君曾始知其治今文尚書趙君字北嵐乾隆己酉舉人分發江蘇以知縣用性好古錢及金石文字治經爲今文尚書三禮左氏春秋之學亦山左之翹楚也又有濟寧進士許君鴻磐字漸逵者安徽候補同知深於輿地之學亡友凌君次仲亟稱之後見所著雪帆雜著一册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朏明祖禹之下其論內地及外裔山川瞭如指掌蓋四方經緯洞徹胸中故不爲皮

王裒 蜀子 大村

傳之言也在京師與戴君金溪談及雪帆雜著金溪曰許君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之失許君矣又有膠州王裒字蜀子號大村邑諸生喜爲詩與高密詩人李少崔兄弟友善好學篤古尤邃於經其持論多發前人所未發所有著述秘不示人於趙君北嵐處見其所作釋稷一篇穿穴經傳義明詞達可謂通人矣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